

五代王仁裕杂史小说著述考

孟永林

(天水师范学院 文史学院, 甘肃 天水 741001)

摘要: 创作宏富, 以诗名世的五代王仁裕, 秦州人。历一朝五国, 生平经历颇为复杂。却因流传诗作较少, 在文学史上很少被提及。本文依据史料书簿, 对王仁裕杂史小说首次系统考述, 以引起学者们对王仁裕杂史小说的注意与研究。

关键词: 王仁裕; 杂史小说; 考述; 《王仁裕神道碑》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1017(2007)06-0006-05

王仁裕, 字德辇, 籍秦州长道县汉阳里^①, 生于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年), 卒于后周世宗显德三年(956年), 享年七十又七。历唐末五代之乱世, 浮生于宦海之中, 晚年颇为显赫; 然少不知书, 既乏师友之训, 但以狗马弹射为乐, 年二十五始就学。为人俊秀, 以文辞知名秦陇间。

仁裕喜为诗, 与和凝皆以文章知名五代, 生平作诗满万首, 有“诗窖子”之时誉。惜其诗传世较少, 今见者唯《全唐诗》一卷14首及2句和《补编》2首, 余皆亡, 不能窥其全貌。宋李昉《王仁裕神道碑》、《宋志》、《十国春秋》、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载其著作颇多, 据今人统计, 共计842卷^[1], 十之八九今则俱亡, 唯其杂史笔记小说, 尚有佚存, 虽然文实简率, 无六朝志怪之古质, 亦复无唐人传奇之缠绵, 但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良可传信, 足补史传之阙; 有很高的风俗方物价值, 对民俗学研究, 弥足珍贵, 可供参证。某些杂史小说, 文学价值亦高, 属五代稗作佳者, 但后世文学史不载或小说史偶尔提及, 论述亦多流于简略, 甚至颇有贬低。对“篇章赋咏, 尤是所长, 行路深闺, 无不讽诵,”“著述之多, 流传之广, 近代以来, 乐无

而已”^②的王仁裕, 至今对其研究实属不够, 尤其对其杂史笔记小说, 还未有系统考述论证。现据史料书簿, 首次考述如下。

开元天宝遗事一卷(存)

《郡斋读书志》(下称《郡志》)传记类,《开元天宝遗事》四卷, 题汉王仁裕撰。“仁裕仕蜀, 至翰林学士, 蜀亡, 仁裕至镐京, 采摭民言, 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

《直斋书录解題》(下称《解題》)亦入传记类, 二卷。注: 案《文献通考》作四卷。“五代太子少保天水王仁裕德辇撰, 所记一百五十九条。”

《通志略》入杂史类, 作六卷, 王仁裕撰。《中兴馆阁书目》及《宋志》入故事类, 作一卷。《文献通考·经籍考》录洪氏《容斋随笔》语, 余皆同《郡志》。宋李昉《神道碑》载其著述甚多, 未及《开元天宝遗事》, 新旧《五代史》本传同。《十国春秋》本传载之, 未有卷数, 清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属小说类, 作一卷。

洪氏《容斋随笔》卷一《浅妄书》曰:“俗闻所传浅妄之书, 所谓《云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 皆绝可笑。《遗事》托云王仁裕所著。仁裕, 五代时人, 虽文章乏气骨, 恐不至此。姑析其数端以为笑。”遂摘其舛谬者四事证之。后曰:“近岁兴化军学刊《遗事》, 南剑州学刊《散录》, 皆可毁。”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四部正讹下》亦持此看法。《四库全书》始入小说类,《提要》卷一百四十曰:“《开元天宝遗事》, 四卷(兵部侍郎纪昀家藏

秦州, 天水古地名。长道县汉阳里, 今甘肃礼县石桥镇, 原属天水市辖区。1985年划归今陇南市。1983年在今礼县石桥镇斩龙村出土《周故太子少师王公神道碑》及《周通议大夫王仁裕墓志铭》, 对其生平有详细记载。《神道碑》云:“其先太原人, 后世徙家秦陇, 今为天水人也。”碑铭今俱存礼县博物馆。

收稿日期: 2006-12-16

作者简介: 孟永林(1971-), 甘肃秦安人, 天水师范学院中文系讲师, 硕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及地域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

宋李昉《周故太子少师王公神道碑》, 载《全宋文》卷46, 民国张维《陇右金石录》(宋上), 《秦州直隶州新志》(卷20)亦录。文中所引均简称《神道碑》, 文字据《秦州直隶州新志》, 清任其昌、王权撰, 光绪十五年刊本。

本),五代王仁裕撰。”又谓洪氏摘《遗事》舛谬者四事,“所驳诘皆为确当,然苏轼集中有读《开元天宝遗事》四绝句,司马光《通鉴》亦采其中张彖指杨国忠为冰山语,则其书实在二人以前,非《云仙散录》之流,晚出于南宋者可比。盖委巷相传,语多失实,仁裕采摭于遗民之口,不能证以国史,是即其失。必以为依托其名,则事无显证。刘义庆《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往往摘其牴牾。要不以是谓不出义庆手也。故今仍从旧本,题为仁裕撰焉。”其说良是。若洪氏胡氏之武断,对正史与委巷之谈的野史不加区别,使持“可毁”的态度,王仁裕现唯一存在的《遗事》则早亡矣!

《开元天宝遗事》的撰书年代,晁氏称:“汉王仁裕撰……蜀亡,仁裕至镐京,采摭民言,得《开元天宝遗事》一百五十九条”。按镐京指长安。咸康元年(925年)十一月蜀亡后,仁裕随王衍及蜀百官赴洛,曾在长安羁留数月,但其时王衍一族诛,后唐内部亦正混战,蜀诸降官前途未卜,又在监禁中,不可能有闲情作此书。从后唐明宗天成二年至天成四年(927年—929年),仁裕为秦州节度判官,长兴元年(930年)被罢职,李昉《神道碑》曰:“职罢,归汉阳别墅,有终焉之志。”长兴二年(931年),为王思同兴元节度判官,李昉《神道碑》曰:“无何,南梁主帅王公思同以旧知之故,逼而起之,密奏授兴元节度判官,不获已而受命。”此期间(927年—932年),王仁裕均不在镐京。从长兴三年(932年)八月至后唐闵帝应顺元年(934年)二月,王仁裕为王思同西京留守判官,《新五代史》本传曰:“思同留守西京,以为判官。”李昉《神道碑》曰王仁裕“泊居守镐京,复参赞留务。”三月,仁裕便随潞王入洛。王仁裕泊居镐京近两年,世事较宁,故采摭民言及编撰成书,疑在后唐长兴三年八月至应顺元年三月之间。此则著书之时一。《郡志》云汉王仁裕撰,误。

按:“蜀亡,仁裕至镐京”,亦可以理解为王仁裕蜀亡至镐京后,并不一定非在羁留镐京的数月间或任西京留守判官期间撰写《遗事》。考王仁裕行踪,《开元天宝遗事》盖编撰成书在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至后唐天成四年(929年)之时,极可能在长兴元年至长兴二年罢职居汉阳别墅之时。

咸康元年(925年)十一月,蜀亡,仁裕随衍降唐。王衍在位时,偏所亲狎,宴游和答,殆无虚日。李昉《神道碑》云:“后主(按指王衍)昏湎日甚,政教大棒,公屡陈谏言,颇尽忠节。既割席以难救,竟舁棺而纳降。”仁裕降唐后与百官至洛阳不久,便授秦州节度判官,归还故里。从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年)一直到后唐天成四年(929

年),达近四载,李昉《神道碑》曰:“蜀亡,入朝授雄武军节度判官。桑梓故里,樽俎上列,归与之乐,适我愿兮。”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年),罢秦州节度判官,居汉阳别墅,直到长兴二年(931年)三月任兴元节度判官,居家一载有余。李昉《神道碑》云:“职罢,归汉阳别墅,有终焉之志,著《归山集》五百首以及见其志。”在此期间(926年—931年),王仁裕蒙亡国之耻,几身家不保,共毁于国难,虽有归与之乐,并被委任官职,然非其志,是故痛心疾首。居阳别墅,桑梓故里,思亡国流离之痛,盖与王衍昏庸,怠忘国政,二徐用事(按指徐贤妃、徐淑妃),卖官鬻爵,溺惑神仙,姿情逸游有关。故王仁裕在此期间,著述较多,除《归山集》外还有《入洛记》,皆见其志,表亡国愤慨之情也。而《开元天宝遗事》所记,其姚崇、宋璟、张九龄之忠贞,何似仁裕之“颇尽忠节”;唐明皇之所为,何似王衍昏庸怠忘国政;二杨(按指杨国忠,杨贵妃)之娇奢淫逸,何似二徐。是故王仁裕能在桑梓故里(926年—929年),汉阳别墅(930年—931年),较为安宁的环境里采摭民言编撰成《开元天宝遗事》一书,以唐明皇二杨直刺王衍及二徐,叹亡国之恨,以表其志。从李昉《神道碑》历述此期间的措词:“屡陈谏言,颇尽忠节”,“归与之乐,适我愿兮”到“非其志也”、“有终焉之志”、“以表其志”看,《开元天宝遗事》极有可能撰于亡国罢职后居汉阳别墅期间,性质当《归山集》同,表其志之作。此则著书之时二,盖更为合理。

《开元天宝遗事》多记开元、天宝年间朝野佚闻琐事,卷上记开元,卷下记天宝,尤以宫闱旧事居多。篇什短小,与传奇小说不类,似刘义庆《世说新语》,属五代志人小说。文字简洁生动传神,于冷静叙述中蕴含作者心机,可以目之为对人对事的“特写”。其中对宫廷内外风俗习尚的记载,尤弥足珍贵,为研究中国某些民俗的发展演变保存了难得的材料。我们不能因其篇幅短小,“显得单薄,有些条只有短短一二十字,并无故事可说”^[2]而不予重视。宋仁宗嘉祐七年,年轻的苏轼出任凤翔判官,身临王仁裕之游宦故地,读了《遗事》,颇有感慨地赋诗三首,对曾经昏庸误国的唐明皇给予讽喻,看来苏和王对唐明皇是引为同调的。书中内容也多为后世小说家所重。凡取明皇与贵妃题材诸书,如《梧桐雨》、《长生殿》等,无不撷取本书中材料。另:“梦中有孕”条为冯梦龙采入《醒世恒言·独孤生归途闹梦》中,“选婿窗”条清人据以演变为《文犀带》传奇。

《遗事》全本惜其今已不传,诸家记载卷数有明显异同便是明证。今人丁如明有辑校本,《中华

野史》唐朝卷亦收^①。其余传世本有明建业张氏铜活字本、顾氏文房小说本，丛书集成本，三书均作三卷；又续百川学海本、历史小史本、说郭本、五朝小说本、唐人说荟本、唐代丛书本、说库本，以上诸本均作一卷。

玉堂闲话十卷（佚，有佚文可辑）

附续玉堂闲话一卷（亡）

《崇文总目》传记类著录，作十卷，王仁裕撰。郑氏《通志略》入杂史类，卷数同，注汉王仁裕撰。不确。《宋志》收入小说类，作三卷，顾怀三《补五代史艺文志》同。卷帙颇殊，疑为残本。晁氏《郡志》、陈氏《解题》、《王仁裕神道碑》、新旧《五代史》本传均不著录或不载。《遂初堂书目》著录，无撰人及卷数。《十国春秋》亦载，无卷数。

《崇文总目》、《宋志》及《通志略》皆称王仁裕撰，初无异辞；《通鉴考异》卷二八，《古今事文类聚》后集卷三五亦引王仁裕《玉堂闲话》。然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四云“国初范质《玉堂闲话》”，《说郭》卷九四李元纲《厚德录》引兖州贺氏条，注出范质《玉堂闲话》，《百川学海》本《厚德录》卷二则讹作范资，《旧小说》丙集（五代）亦属范资，盖沿《厚德录》之误。

今考《玉堂闲话》之“王仁裕”（《广记》卷二〇三），“麦积山”（同上卷三九七），“大竹路”（同上卷三九七），“秦城芭蕉”（同上卷一四〇）等诸条，或言亲历之事，或言乡邦秦州之风俗方物，证据凿凿，《玉堂闲话》作者非仁裕莫属。言范质者，乃因范和王同朝之臣，而《广记》几条“范质云”者，盖闻于范质，王记下范之若干言行，乃情理中事，出其名以示不掠人之美，唐五代稗集，此例俯拾皆是，亦不足怪。今人周勋初先生，李剑国先生于此问题有确切论证，可参考下文所引文献出处，兹不赘述。

《玉堂闲话》成书时间，周勋初先生认为“《太平广记》等书所引用的《玉堂闲话》非王仁裕原著，出于后人改编。”其理由一说：《广记》卷八十引《赵圣人》条，内云是“宰相范质”亲见，“按范质入周方任宰相，而王仁裕在显德三年（956年）即去世，这条文字不大可能恰好是晚年绝笔，也不可能称他前些时的下属为‘宰相范质’，推断起来，这些文字当出宋人改写。”^[3]其理由二云：“考《太平广记》体例，编者一般不在提到的人前面加职衔，

但在引用《玉堂闲话》一书中，叙及王仁裕等人时，则均加职衔，说明李昉等人采录的《玉堂闲话》一书，上面原来就有这些文字，可见他们所依据的《玉堂闲话》，已是宋人编定之本。”“如此说来，《玉堂闲话》一书当为后人编纂而成，这个名称也是后人所拟的。”^[3]

李剑国先生有不同看法，他认为“作者自呼姓名，唐人恒见斯例，况《广记》征引多改人称，转述原文，故不足怪。”并考《广记》引《玉堂闲话》“王仁裕”（卷二〇三）、“麦积山”（卷三九七）、“斗山观”（卷三九七）、“赵圣人”（卷八〇）、“刘瞿”（卷三一四）、“崔练师”（卷三一二）、“玄宗圣容”（卷三七四）等诸条，得著书之时从后汉乾祐元年（949年）直跨后周太祖显德期间。“要之，此书约撰于汉高祖至后周显德初八九年间，随时而记，最后成编。”“周高祖”之称极可能是《广记》所改，“若此则不会晚至显德初，殆成书广顺中。”^[4]

我们认为《玉堂闲话》中的内容如李剑国所言，是王仁裕随时而记的，但最后成编的时间，盖在王仁裕卒，即显德三年（956年）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期间。按李昉等人奉敕编撰《太平御览》及《太平广记》是在太平兴国二年，其时已有《玉堂闲话》书名。综合周勋初先生认为李昉等人采录的《玉堂闲话》一书，已是宋人编定之本的结论，《玉堂闲话》的最后成编殆在后周显德三年（956年）至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间无疑，书名所拟的时间也在此时无疑，更不排除是王仁裕的门生或李昉在此期间拟了《玉堂闲话》这一书名，以示自己对恩师提携的感激之情，也不无道理。李昉在《神道碑》便如是说：“方辱蓬邱之见托，感绛帐之旧恩……谨稽首抽毫而叙，”又曰：“昉门阑发迹，邱岳在身，名位岩廊，讵敢忘于所自，垂文琬琰，理不在于他人，英魂懔懔以何归，凤草离离而永茂！洒涕挥翰，谨作铭云”。而且王仁裕长期担任过翰林学士一职，学士院时称“玉堂”^②，弟子为他的著作拟其名为《玉堂闲话》，亦顺理成章，名实相符。至于《广记》所引，内运“宰相范质”，或叙及王仁裕等人时，均加职衔，与其说是《广记》征引改人称以转述原文，不如说是作为王仁裕门生的李昉在奉敕编撰《广记》，采录恩师作品时的尊崇；而对出于同门、仁裕下属的范质称“宰相范质”

《开元天宝遗事》，丁如明辑校，收入《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古籍出版，1985年版；《中华野史》收入唐朝卷，车吉心、王育济主编，泰山出版社，2003年版。曾贻芬点校本《开元天宝遗事·安禄山事迹》，收入《唐宋史料笔记》，中华书局，2006年版，为现最佳之本。

②叶梦德《石林燕语》卷七曰：“学士院正厅曰玉堂，盖道家之名。初，李肇《翰林志》末言：‘居翰苑者，皆谓凌玉清，溯紫霄，岂止於登瀛洲哉，亦曰登玉堂焉。’自是遂以玉堂为学士院之称，而不为榜。”唐郑畋曾任翰林学士，著《玉堂集》五卷，韩任翰林学士时，有《雨后月中玉堂闲作诗》，均说明晚唐之时“玉堂”一词已成为翰林学士院的代称。

也是可能之事。

再考李昉《神道碑》，其中记载王仁裕平生所著极多，唯无《玉堂闲话》、《开元天宝遗事》、《王氏见闻集》等杂史小说。李昉著《神道碑》在雍熙二年（985年），奉敕编撰《广记》在太平兴国二年（977年），时隔仅八年，弟子李昉盖不会遗忘采录《广记》中恩师的《玉堂闲话》、《王氏见闻集》等诸书名，之所以《神道碑》不载，盖以区分恩师自著与他人（或自己）后期编定之异同^①，亦反映出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王氏见闻集》、《续玉堂闲话》诸书名均存在问题，或是后人自拟，或如前论是学生李昉在太平兴国二年奉诏编撰《广记》，采录恩师作品时拟定此书名。斗胆推测，以备待考。

周勋初先生还认为《〈唐语林〉原序目》中的《玉堂闲话》实际上就是《开元天宝遗事》，并摘引《唐语林》十条引文，皆注明《开元天宝遗事》中的出处，兹细查对照，其证皆为确当，然从而推知“《玉堂闲话》当是一个总名，内部包含着王仁裕的好几种著作，所以会有十卷之多。内中就有《开元天宝遗事》一卷。王说采录的，就是总名《玉堂闲话》的这种书。”^[3]则此推知似误。《广记》征引《玉堂闲话》极众，达161条，李剑国先生又从《类说》、《绀珠集》辑其佚文16条，合177条，以这些内容，合十卷之多，也并非不可能。而且此非《玉堂闲话》之全貌。若《玉堂闲话》着实包含着王仁裕的好几种著作，则与《玉堂闲话》性质相似，极有可能入《玉堂闲话》者，非《王氏见闻集》、《唐末见闻录》、《续玉堂闲话》等书莫属，而此三书从已知最早著录卷数看已远远超过十卷^②，这还不包括《广记》等书征引题名《玉堂闲话》的内容。所以周先生的推知似误。笔者认为，《〈唐语林〉原序目》中的《玉堂闲话》实为《开元天宝遗事》，《原序目》盖误题书名《开元天宝遗事》为《玉堂闲话》，导致现传世的并非王说原书的《唐语林》在后人辑录时亦误标书名，错上加错。此亦是推测，合理与否，待详考。

《玉堂闲话》是杂史琐闻性质的笔记体小说，文字简洁，比之唐人小说略显逊色，然题材广泛，内容复杂，记载了不少唐五代的野史轶事，反映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亦可作正史的参证补充。譬

如其中几篇多自述经历，可补充正史中其本传资料之不足。《玉堂闲话》对后世小说影响亦不小，其中《刘崇龟》（《广记》引卷一七二）和《杀妻者》

（同上）两篇是断狱故事，此种题材在唐人小说里比较少见，可以视为宋代以后公案小说之滥觞，是由唐到宋小说题材扩大的迹象。《玉堂闲话》也曾给话本小说提供了素材。其《裴度》（《广记》引卷一六七）即《古今小说》卷九《裴晋公义还原配》的本事，《葛周》（《广记》引卷一七七）即《古今小说》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的来源。李剑国先生评《玉堂闲话》曰：“虚诞不根之言始自《遗事》，《见闻》已多，洎此书则十之七八矣。其余人间细事，亦多为可笑可讶可叹者，未肯作平实语。宦中奇闻，委巷野语，广收博取，必欲赏心娱目之具。五代稗作，此称佳者，唯文法大率尚简，未能尽委曲之韵。”^[4]其论良是。

《玉堂闲话》本书已不传，《广记》征引极众，大较犹可睹全面貌。又《绀珠集》、《类说》、《旧小说》（署范资），重编《说郛》（署唐撰人阙）、《通鉴考异》等书均有辑录或佚文。清王仁俊辑《玉堂闲话佚文》一卷，载《经籍佚文》，未刊。李剑国先生在《隋唐五代小说叙录》中据《广记》、《类说》、《绀珠集》、《旧小说》等辑其佚文，并其重复，得佚文177条。条目繁多，兹不赘述。陈尚君先生有辑校本^[5]，可兹参考。

《续玉堂闲话》一卷（亡），《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及《通志略》均入小说类，王仁裕撰，作一卷。其他书籍未见著录。原书已亡，亦未见佚文。此为《玉堂闲话》续书，性质当同。李昉等编撰《广记》时，采录《玉堂闲话》颇多，而未采录续书；李昉《神道碑》也未见著录，则该书编撰于宋太宗兴国二年（977年）后，或宋雍熙二年（985年）后，后人续《玉堂闲话》之书。周勋初先生认为：“王仁裕见闻甚广，文名倾动一时，所著之书，定然风行于朝野。他又经历几个朝代，长期担任翰林学士之职，这样书贾们自然会采用《续玉堂闲话》问世了。”^[3]此说亦较合理。佚文不见，盖已混同于《玉堂闲话》之中。

王氏见闻集三卷（佚，有佚文可辑）

《崇文总目》史部传记类著录，云：“《王氏见闻集》三卷，王仁裕撰。”《通志略》杂史类作《王氏见闻集》，卷数同。注：“晋王仁裕撰，记前蜀事。”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宋志》小说类作《见闻录》，均题三卷。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小说类，亦三卷，作《见闻录》。《十国春秋》本传亦载，不著卷数，作《王氏见闻录》。李昉《神道碑》、晁氏《郡志》、陈氏《解题》、新旧《五代史》本传均

李昉《王仁裕神道碑》曰：“平生所著《秦亭篇》……共六百八十五卷。”此处，李昉用“平生所著”一词，后罗列仁裕著作书名，可佐证其所载是先师生前自编拟定本，非他人拟名编定刊行之本。

《王氏见闻集》，《崇文总目》著录三卷；《唐末见闻录》，《崇文总目》著录八卷；《续玉堂闲话》，《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作一卷。三书已知最早著录，计十三卷，已超过十卷，还不排除三书有可能亡佚的卷数。

不载,《紺珠集》、《类说》不见摘引,知南宋已亡佚罕传。

《王氏见闻集》撰书时间,考《广记》卷一九〇引《王氏见闻》“温造”条末云:“南梁人自尔累世不敢复叛。余二十年前职於斯,故老尚历历而记之矣。”再考《广记》卷三九七引《玉堂闲话》“斗山观”条云:“兴平有斗山观……仁裕辛巳岁,于斯为节度判官。”按南梁即兴元府,辛巳岁即梁末帝龙德元年(921年),下推二十年后乃后晋天福六年(941年),此本书撰作之时。

书中记唐末至五代间奇闻异事,因仁裕尝仕王蜀,此书尤多述蜀中见闻。《广记》引“窦少卿”(卷二四二)、“姜太师”(卷五〇〇)、“骆驼杖”(卷一四〇)诸条,皆可见乱世之秋,人心彷徨,世事艰难之情状。《广记》后印本卷二六九所引“陈延美”条,写杀人世家之罪案,细节详尽曲折,“比明代的某些公案小说还高明得多”。^[2]视《王氏见闻集》为小说未尝不可,然其基本内容仍属纪实,记王蜀史实,言之凿凿,良可传信,足补史遗。“然是书又多述休咎征应,兼及鬼神,虽关乎军国,实是摭异语怪,事居半矣。余者亦多戏谑嘲讽之谈。为其文信笔而记,不事经营,视其《玉堂闲话》下矣。”^[4]但王仁裕的杂史小说,处于向宋时笔记小说“可信”的过渡时期,成为文学史上小说发展链条不可或缺的一环。

此书已佚,书名亦不能确定,《广记》引文颇多,或作《王氏见闻录》,或作《王氏见闻》等等。《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引作《王氏见闻》,《锦绣万花谷》引作《王氏见闻录》,《旧小说》乙集(唐)自《广记》辑十五则。其佚文还见《古今谭概》、《情史》、《永乐大典》、《通鉴考异》等书。李剑国先生在《隋唐五代小说叙录》中辑佚文31条,并附考释,可兹参考,但所辑仍有漏遗。

唐末见闻录八卷(佚,有佚文可辑)

《崇文总目》传记类,作八卷。《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入小说类,《通志略》属杂史类,均亦作八卷,皆不著撰人。《通志略》无“录”字,注:纪僖昭两朝事。《宋志》小说类著录,王仁裕《唐末见闻录》八卷,顾氏《补五代史艺文志》同。

李剑国先生认为《宋志》误,待考。其他有关王仁裕的碑传未见著录。

该书撰者未考,编撰时间不明,存有歧议。不是王仁裕著作,无显证可据,姑暂以《宋志》、《补五代史艺文志》为准,存录于王氏之下。原书已佚,《通鉴考异》存佚文近二十多条,多为唐末军国征战之事,为实录非异闻,可补正史之误,故司马光多借鉴之。从《考异》所引佚文看,似以编年纪事,类史书编年体,略乏小说意味,未详全书面貌若何。

以上王仁裕杂史小说类著述,留存佚文最多,其研究价值亦最高,余者各家著录归属有较大歧异,或入传记类,或入地理类,譬如《南行记》和《入洛记》,《崇文总目》均入传记类,《通志略》入地理类,《补五代史艺文志》又入小说类。而且二书均俱亡,其文性质类属未知,故暂不考述,笔者有《王仁裕著述考》一文,当有别论。

总之,王仁裕生逢乱世,历一朝五国,生不能尽忠孝,死亦不值行节义。在要不家破,要不国亡的社会动荡夹缝中求生存,然而却仕历屡朝,官登二品,成为缙绅领袖,儒者著龟,并且著述甚丰,“秉天地和气,负文章大名”,“鸿笔丽藻,独步当时”。然到宋代已令名不继,文名声誉开始销歇,是王仁裕万幸,亦是不幸?正如李昉《神道碑》云:“然而生逢叔世,莫偶盛时,胸襟空贮于经纶,生灵不受乎康济,非公之遗憾,乃时之不幸也。”对这位“时之不幸”,并被后人指其文“乏气骨”的封建士大夫文人,现在我们有必要深入研究。通过其杂史小说中透露的信息,正好可以反省乱世中似他一样的文人如何艰难地选择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人生抉择及处世方式,必当大有裨益。

参考文献:

- [1]蒲向明.王仁裕的文学成就[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03,(3).
- [2]程毅中.唐代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
- [3]周勋初.玉堂闲话考[J].西北师范学院学报,1993,(3).
- [4]李剑国.隋唐五代小说叙录[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3.
- [5]陈尚君,辑校.五代史书汇编(乙编)·玉堂闲话[M].杭州:杭州出版社,2005.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Novels of Wang Renyu of Wu Dai

MENG Yong-lin

(School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History, Tian shui Normal University, Tian Shui GanSu, 741001 China)

Abstract: Wang Renyu who was famous for his poems and other great works was born in QinZhou, and he has lived from later Tang dynasty till Zhou of Wu Dai. Though being famous of his own age, he has hardly been mentioned in the Chinese literature history. The author made a systematic study on Wang Renyu's works for the first time, and the purpose is to make more scholars pay attention to and begin to study more about Wang Renyu.

Key words: WangRenyu; historicalnovels; textual research; the Wang Renyu stone tablet

(责任编辑: 闫丽)